

帝國的終結 / 肢解：我讀《觀光客的凝視》

The Disembodiment of the Empire: on *The Tourist Gaze*

王雅各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ykw@mail.ntpu.edu.tw

終於看到厄里的成名作在台灣以正體字中文出版，心中的感觸其實是滿複雜的。畢業前一年，因為論文田野遇到許多遊民（而且我在做研究時也滿像個遊民的），因此對於都市空間、（後）現代性、移（流）動 / 離散等議題也有一些接觸。厄里的著作並沒有（至少在表面上）和遊民相關，但卻讓我對於不同階級的人在休閒活動中所展現的全球化、跨學門特性以及進入 21 世紀時，社會學可以追求的新議題和研究領域產生更多樣化、更具體以及更有趣的想像（和理解）。

2002 年出版《不同的語音》中譯本時，我想在入行十多年後，我們和美國學術的差距已經縮短到 20 年，現在也離初版的《凝視》有 20 年，雖然中譯本取材自 2002 年的二版，但我卻覺得在地的學術景觀——至少以社會學而言——好像和歐陸（如果英倫也被視為其中一份子的話）也還是有著相當的距離。

事後諸葛的來說（「看」），《觀光客的凝視》好像真的是個頗為重要的里程碑。就別說 1992 年的許多人宣揚哥倫布「發現」美洲 500 年、1993 年的芝大慶祝社會系——美國第一個——創立 100 週年、南歐（前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2000 年的世紀末風潮以及共和黨重新贏回政權、台灣的首次政黨輪替、九一一、海珊政權的崩解、一直到兩年前的二次輪替都充分說明了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好像讓我們經歷了一輩子以上的多重事件，而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也已經很難讓像我這樣年過耳順的人輕易辨識了。

《觀光客的凝視》一書由葉浩教授翻譯，並由國立編譯館與書林公司合作發行。我手上的版本是今年年初的四刷（初版問世於 2007 年年底）。因厄里在東華大學的高足——民族文化學系的葉秀燕教授——在書首寫了一篇精彩、簡短、扼要的導讀，使我覺得我不該再佔用寶貴的篇幅介紹該書的內容。因此我把剩下的空間用來發表厄里的研究可以被在地的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界參考、借鏡和批判的地方。

葉教授在她的導讀文章中提到厄里的中文版書有三個意義與作用：減少語言隔閡和閱讀障礙、涵蓋領域廣泛、和多元的研究法。基本上葉教授說得並沒有錯，但就以她的說法而言，我也可以說這三點（其實最後是一點）就是厄里大作的缺失。當然《凝視》一書對觀光旅遊、休閒遊憩相關領域的學生多少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厄里全書的主要內容，9 成以上是在介紹英國在這些領域上的歷史沿革和發展。況且在他之後的學者也發展了歐洲其他地方（和世界）的相關討論（「壟斷性地租」是個很好的例子）。

重點是：厄里從界定「觀光凝視」、描繪不同時期、不同群體其凝視的歷史變遷和發展到以濱海度假勝地的興衰、觀光的產業經濟學、餐飲業的個案探究、文化變遷與觀光旅遊業的結構重整、文物產業和後現代博物館、和最後的主題與購物商場都是以英國為主，其他的案例多以用來佐證他說法的正確性。

當然，身為 18（和部份 19）世紀世界最強殖民國家（所謂的日不落國），以及做為工業革命的起源地，英國是有著讓她「臣」民引以為傲之處，也因此第 2 章的所有內容幾乎就是個「英國休閒史」的介紹。我想如果有個義大利人描述公元開始時的前 3、4 個世紀的旅行、西班牙人介紹文藝復興時期南歐信徒的朝聖、（約略同時期）貴族和富家子弟的壯遊（在書中譯為「大旅遊」*grand tour*），或者一位美國社會學家分析美國大學生非常流行的 *peace corp* 志工參與經歷，應該會有非常不同的內容與觀點。這個陳述並不是否定厄里的貢獻。事實上由《觀光客的凝視》一書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已經讓旅遊研究本身成為一種「奇觀」（*spectacle*）——不論在學術、大眾文化或國際關係上，我只想強調讀者應該注意到作者在取材、觀點和個人經驗上的限制。

其次，葉教授認為厄里的書涵蓋了反身性、現代性、性別政治、自然環境、族群、國家霸權、資本主義運作邏輯、邊緣空間與文化經濟、都市區域研究、運輸與傳播、身體與文化展演、文化商品化和地方消費與再現、全球化和公民權等。讀者也許會嫌我很煩，但光是看這些幾乎佔了一段篇幅文字所顯示的內容，我們可以相（深？）信厄里大概沒有辦法把這些（15 個！）領域在 300 頁的篇幅中說得很清楚吧。

同樣的道理可以用在葉教授第三點的說法上，雖然我很同意她所說的：

除了「社會學的想像」以外，他從文學和藝術領域所蘊含的「文學想像」（*literary imagination*）與美感經驗分析，更可以提供台灣近年思考的跨領域研究的對話平台和另類視觀。（頁 14）

但至少對於厄里所採取的許多研究方法，我覺得是「蜻蜓點水」或 / 和「意猶未盡」的。

總之，我認為厄里在一個關鍵時刻寫了一本重要的書，而它也發揮了相當驚人的影響力。在個人的觀察（和印象裡），幾乎所有留英回來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的學生，似乎都多少受到厄里（和他的書）的影響。就此而言，本書是此地相關領域的學生必須閱讀的。二版的第 8 章非常有趣，在這裡葉教授好像有點 missed 了她老師的意思，因為它不只

承接二十世紀末重要的全球化議題，Urry 談移動科技、人潮、跨國金融體系、文本、符號、影像所帶來的「觀光反思性」（tourism reflexivity）和激增的「全球性離散」（global diasporas）現象。（頁 11）

我認為厄里是在第 8 章裡一口氣的回應了所有對它初版的書所作的批評（到 2002 年為止）。就如同他在許多地方解釋他的書名並不只是在講視覺而已。最明顯的一句話「幾乎在任何的場所裡，各種不同的感官會互相聯合起來，共同製造出一種融合了該時空所有人與物在內的整體感覺。」這其實說明了厄里的書是以凝視為主軸，但也希望兼顧人也同時具備的其他知覺。

最後一點：也許因為學科差異或筆誤，書中有些應當可以考慮修改的翻譯。第 21 頁倒數第 3 行的「必備特性」（minimal characteristics）中的「必備」應該改成「底限」（或線），因為 minimal 為至少（或延伸的基礎），一般人比較不會把這個字譯為「必備」。第 34 頁倒數第 3 行的 rites de passage 在社會學和人類學都被譯為「儀式通道」而非「行進儀式」（這是 A. van Gennep 所提出的觀念）。

第 40 頁倒數第 2 行和第 140 頁倒數第 5 行 ideal types 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所發明的概念，通常的翻譯是「理念型」。第 89 頁 spectatorial gaze 應該是奇觀型（而非「旁」觀型），而 initial gaze 的 initial 有啟發、引領或相關（啟蒙？）等意味。初始的譯法似乎太靜態和被動。第 216 頁第 2 段第 4 行 hyper-reality 的 hyper 這個字在藝術和文化研究中多被譯為「超」而不是「過度」。

第 273 頁第 2 段的第 3 行倒數第 5 個字「蠻」有意思的應該是「滿」——這也是個許多人在形容「很」時常會寫的別字。《觀光客的凝視》是一本重要的書，葉教授的苦心和英文功力在本書中充分顯現。本書對於厄里的想法能夠忠實轉達，而譯者文筆流暢是一本翻譯得很好，也值得許多領域學生（和學者）仔細閱讀的書。

最後，我認為本書也對在地社會有相當貢獻。厄里教授所指導的高徒（淡江的賴嘉玲和東華的葉秀燕）也能將從厄里所習得的知識、觀點、和探究方法應用在台灣現象的

探討上。有興趣深入此一領域的讀者可以參考賴教授和葉教授的研究成果。相信透過大家的努力我們可以達成如葉教授在導讀最後一句話中所說的「在地視角的實證研究與論述能力，亦能在眾聲喧嘩的國際學術論壇建構屬於『台灣凝視』的知識體系」。